



京门风月 下

① 芳华归来

继《妾本惊华》《纨绔世子妃》后又一经典力作，
古言大家西子情再创巅峰传奇！

谢氏堂前，钟鸣鼎食，海棠绝色滟华京门路。
亲王府邸，金马玉堂，落梅瑰姿缱绻风月情。

西子情 作品
XI ZIQING WORKS

情境明信片
唯美书签、海报
超值典藏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京门风月

京门风月

① 芳华归来

[下]

西子情 | 作品
XIZI QING |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门风月. 1, 芳华归来 : 全2册/西子情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258-8

I. ①京…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7467号

书 名 京门风月1芳华归来
作 者 西子情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 编 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风染白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50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258-8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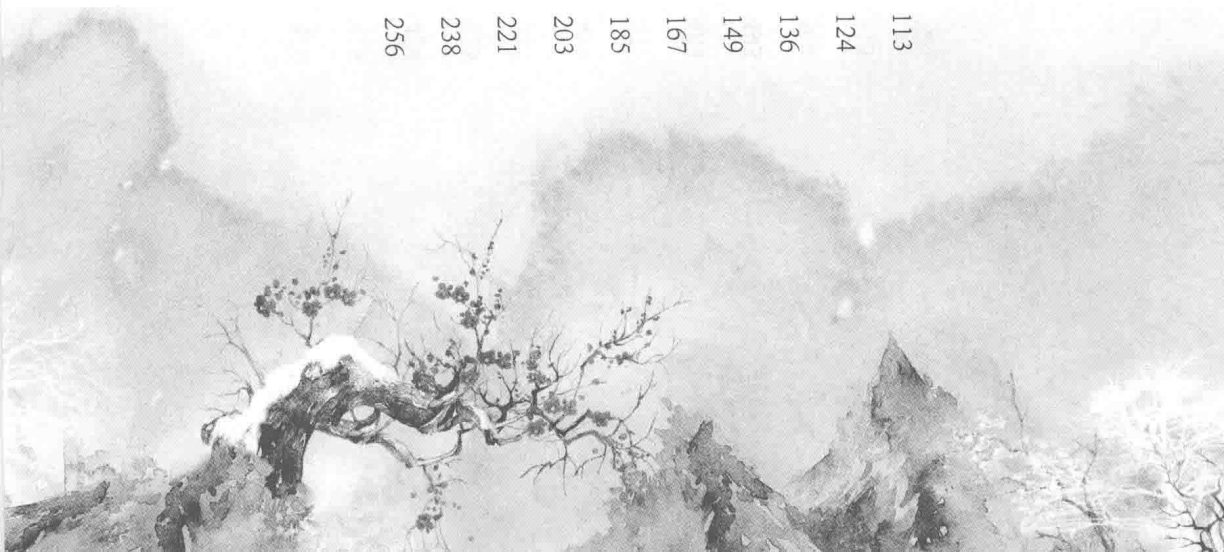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京 门 风 月

楔子	1	第十章	狩猎	113
第一章 回京	6	第十一章	做媒	124
第二章 觐见	17	第十二章	懿旨	136
第三章 请旨	27	第十三章	选妻	149
第四章 抢人	38	第十四章	串门	167
第五章 困局	49	第十五章	立约	185
第六章 看诊	63	第十六章	遮掩	203
第七章 闺房	75	第十七章	娶她	221
第八章 培养	90	第十八章	打架	238
第九章 心仪	102	第十九章	云雨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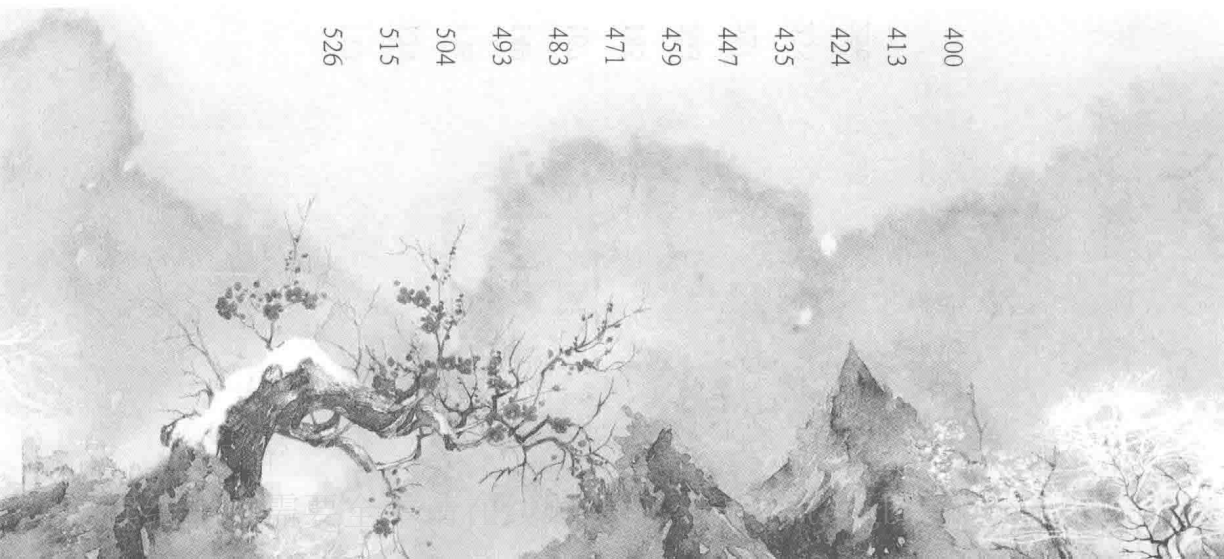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京 门 风 月

第二十章	交易	269
第二十一章	威胁	281
第二十二章	除夕	293
第二十三章	进宫	306
第二十四章	求娶	318
第二十五章	逼婚	330
第二十六章	赐婚	342
第二十七章	旖旎	355
第二十八章	私情	367
第二十九章	欺负	378
第三十章	定情	389
第三十一章	情深	400
第三十二章	傲骨	413
第三十三章	晚宴	424
第三十四章	表态	435
第三十五章	接受	447
第三十六章	人情	459
第三十七章	同行	471
第三十八章	妻子	483
第三十九章	共识	493
第四十章	上口	504
第四十一章	重视	515
第四十二章	亲密	526





第二十章 交易

京 门 风 月

屋中有一瞬间静寂无声，院外吵闹走来的凌乱脚步声分外清晰。

谢芳华一怔过后，脸色瞬间黑透，猛地扔了炭火，火炉里啪的一声清响，她挥手盖上炉盖，站起身，走出中屋，挑开帘幕，恼怒地看着秦铮。

什么叫作他和听音姑娘有了云雨？

什么叫作他开了荤腥？

她忽然明白，外面到底有了什么样的传言，才致使早先她的哥哥气成那样冲来英亲王府的落梅居找秦铮？敢情是这样的事儿！怪不得听言言语怪异，春兰看她的眼神既荣幸又感叹，英亲王妃如此的眉眼带笑，关心她的身体，亲自嘱咐秦铮照料她。

她竟然还蒙在鼓里！

秦铮听到中屋的动静，缓缓回过头，见谢芳华一脸铁青地看着他，他慢慢地放下筷子，对她露出无辜的神色，莫名地道：“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我昨夜到今日都做了什么，你心里最清楚不过。”

“既然你没做什么，为何有这样的传言？若是没有风，浪能起来？”谢芳华死死地盯着他，语气极低，似乎沿着唇瓣磨着牙齿发出来。

“咦？听音，你竟然会说话了？”听言呆呆地看着谢芳华，嘴里叼着吃了一半的鹅腿愣在那里，惊讶地看着她。

谢芳华不理睬听言，只看着秦铮，听他解释。

秦铮踢开椅子，站起身，不再看她，面无表情地道：“我也需要别人给我解释。”

谢芳华眯了眯眼睛，不再出声。

秦铮走了两步，来到门口，挥手挑开了帘幕，看向院外，冷冷地对着燕亭等一群吵

闹的人道：“哪里听来的荒谬言论，让你们如此来我这里胡言乱语？”

燕亭等人本来笑笑闹闹，闻言齐齐停住脚步，怔在了院中。

“荒谬言论？”燕亭呆了一下，须臾，他看着秦铮好笑，“秦铮兄，我娘听你娘亲口说的，难道还有假不成？”

“你娘听我娘说的？”秦铮扬眉。

“是啊！”燕亭点头，叙述消息来源，“英亲王妃今日不是去了左相府给你大哥过纳彩之礼吗？回来的路上，碰到我娘邀几位别府的夫人一起出去采买首饰，聊了几句，否则我哪里知道你这么快就动手了？”

秦铮顿时沉着脸没了声。

谢芳华心中呕血，英亲王妃不是胡说八道的人，难道什么事情让她误会了不成？

“喂，你黑着脸做什么？难道……你没有？”燕亭奇怪地看着秦铮。

“燕亭，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了！”秦铮冷眼看着他，“你对忠勇侯府的小姐也不过如此，有闲心盯着别人的私事儿，不如去理会自己的事儿。若是宫宴的时候，你还做不出什么来的话，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

燕亭笑意猛地僵住。

“届时你有不如意的地方，别怪我今日没提醒你！”秦铮转身回了屋，帘幕啪地落下，冷冷吩咐：“来人，将他们都给我赶出府去！”

暗中忽然蹿出十道身影，一人提起一人，转眼间就送出了落梅居。

燕亭等人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甩开，扔在了落梅居外。

落梅居的大门顷刻间关上，里面转眼间紧紧落了锁。

高墙阻隔，再看不到院里的情形，只闻得梅花香气阵阵。

燕亭本来今日邀了几个同窗喝了一场酒席，如今酒顿时醒了，通体激灵灵打了个寒战，这是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被秦铮扔出落梅居。同样也是第一次，他从秦铮的眼神里看到了不屑和冷漠，他顿时如被一根棍子捅到了心窝，戳到了他的痛脚，那是关于这么些年他心里藏着的那个人儿和那个秘密，潮红的脸霎时变成了白纸的颜色。

临近过年，各府都忙碌，公子们也是不得闲的，唯独燕亭和家中争执闹婚事儿。秦铮自从有了个听音，便懒得再和他们出去玩耍了，而谢墨含和李沐清都早已接手各自府中打点年礼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没时间总出来玩，所以，他强拉了程铭和宋方，又聚了几个平时关系还过得去的公子，跑出去吃酒，发泄心中的苦闷。

一群人喝酒之后，齐齐将他送回了永康侯府，在门口的时候，正碰到永康侯夫人回府，便与他说了英亲王妃所说之事，他一听之下，头脑一热，便邀了大伙一起来了英亲王府找秦铮。哪里想到，却得了被秦铮扔出落梅居的对待。

被扔出落梅居，他倒不觉得落了面子。秦铮从小性情就怪，这么些年，他时有得罪他，他经常说翻脸就翻脸，也习惯了。可是最让他难受的是他最后那句话。

“若是官宴的时候，你还做不出什么来的话，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他虽然不比谢墨含、李沐清聪明，但是从小也是与他们混在一起，耳濡目染。秦铮的话语也许别人听不出什么味道来，但是他却是听了个清楚明白。

其一，对忠勇侯府小姐之事上，秦铮在看不起他。

另外，还有一层意思，他不敢去猜测——

“燕亭兄，我就说让你别来，你非闹着要来，如今惹急他了吧？”宋方连连叹息，“这么些年，秦铮兄的脾气我们谁不清楚？他看着脸皮厚，其实薄得很。算了，我们被他扔出来，虽然没面子，但他月前踩着左相府的马车穿街而过的事儿也发生过，左相都拿他无可奈何，我们的面子又值几个钱？”

“是啊，这件事儿是人家屋子里的红粉情事儿，被我们知道了，这么吵吵嚷嚷地跑来，让他面子往哪儿搁？秦铮兄扔出我们，也不亏。”程铭也立即道，“若是搁我身上，我也不喜欢谁盯着我的屋子和女人。”

“是啊，我们走吧！”有几个公子附和，连连点头。

燕亭站着不动，脸色不停地变幻，盯着落梅居紧闭的门落，他一会儿愤怒，一会儿颓然，一会儿迷茫，一会儿又露出倔强的神色。

“燕亭兄？”程铭拍拍燕亭的肩膀。

燕亭回头瞅了一眼程铭，打开他的手，一言不发地迈步离开。

程铭笑笑，不以为意，挥手招呼众人跟上。

不多时，一行人离开了英亲王府。

秦铮站在门口，隔着一盆仙客来看着院外，落梅居冷风吹来，枝上梅花零星地飘落飞扬，有的顺着紧紧关闭的门飞出了院外，院外人的说话声清晰地传入院里。不多时，凌乱的脚步声渐渐走远，直到无声音再传来。他一直没离开窗前，静静地站着，颀长的身影如玉竹般清傲孤高。

谢芳华看着秦铮的背影，所有的怒意忽然就泄去了。

不管英亲王妃误会了什么，或者传出了什么，都不是事实，她是听音，扣在她头上的称号如今就是秦铮的贴身婢女。外面早已经将她当作秦铮的人，至于别的，有没有发生，到底如何发生的，别人只当意料之中。

既然如此，她又怒什么？

谢芳华这样一想，便不再理会此事，转身回了中屋。

秦铮听到帘幕响声，回过头来，只看到晃动的帘幕，他眸光缩了缩，没说话。

“公子，您……您什么意思？您和听音难道没……什么……”听言回过神，不敢置信地看着秦铮，他家公子是做了不承认的人吗？才不是！可是也不至于听音如此恼怒吧？今日白天公子给听音洗衣服，听音病着睡了一日，公子对她多有照料，他们怎么也不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啊。

秦铮扫了听言一眼，面色倏地变冷：“今日早上，你去找我娘了？”

听言被秦铮眼神吓得一哆嗦，连忙点头：“是，是啊。”

“我早就告诉你，管住自己的嘴巴和腿脚，你将我的话当耳旁风了？”秦铮挑眉。

听言干干一笑，挠挠脑袋，低声道：“可是王妃在我来英亲王府那日也告诉我，让我无论有什么事儿，都不准瞒她啊。”

“她的话你倒是记得清楚，我的话你怎么就不长记性？”秦铮看着他。

听言嘟起嘴，不满地看着秦铮：“没有小姑姑将我弄来这里，我哪儿能陪着您？自然是先听她的。”话落，见秦铮又寒起脸，连忙讨好地道：“我也没说什么，就是将昨夜里你将我赶走，听音屋中又闹了半夜动静的事儿告诉王妃了。王妃不怎么信，就来了落梅居，后来的事儿，公子您知道的啊，王妃喊醒了您，再然后，看了看听音，就走了。”

秦铮沉默片刻，对他沉声道：“你去后院子的兵器房里面壁三日。”

听言啊了一声，顿时哭丧起脸：“公子，不要啊……”

“再不治你，你哪天该将我卖了！”秦铮抬脚踢了他一脚，“给我滚！”

“太冷的天，兵器房更冷啊，三日会死人的。”听言躲开秦铮的脚，有些赖皮地讨价还价，“公子，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去找王妃告状，我该听你的话，我反省，就一日吧，好不好？一日我保准长记性……”

“来人！将这个东西拖去兵器房。”秦铮不再理听言，对外面喊了一句。

听言小脸顿时一白。

一个黑影立即进了屋，转眼便钳住了听言，拖着向外走去。

听言立即大叫起来，比杀猪的声音听起来还惨烈。

“再叫堵上他的嘴，给我好好看着，三日，不到三日，不准放他出来。”秦铮吩咐。

听言顿时没了声。

黑衣人拖着听言不出片刻便出了落梅居。

秦铮处理了听言，伸手关上门，转身进了中屋。

中屋内，谢芳华坐在火炉边煮茶。

秦铮站在她面前，看了她片刻，见她头也不抬，他挑眉问：“这回你是真冤枉我了，听言告状，我娘误会，不关我的事儿，你是不是该向我道歉？”

谢芳华轻轻哼了一声，抬眼看他，眼底黑幽幽的：“你确定我真冤枉了你？”

“确定！”秦铮点头。

谢芳华忽然抬起脚踹向他。

秦铮灵巧地躲开，对她黑下脸：“身子不利落，腿脚倒还是挺利落，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今日怎么病倒的？刚伤寒好点儿就给忘了？”

“别说落梅居，就是这个英亲王府都尽在你的掌握，你若是不想什么事情传出去，怎么可能传得出去？即便是听言，你不同意，他也跑不出去！”谢芳华冷眼看着他，陈述事实，“如今还来装模作样，你觉得你可信？”

秦铮忽然笑了，勾了勾嘴角，弧度扩大，凑近她，捻起她一缕头发，赞扬道：“不愧是我的听音，对我如此了解。就冲你这番话，我是不是该奖励你？”

谢芳华打开他的手，冷声道：“春年我要三日的假。”

秦铮倏地收了笑意，断然拒绝：“不行，三日太长了！”

谢芳华冷静地看着他，面无表情地道：“若是你不同意也可以，你最好到时候困住我，拴住我，否则，这落梅居我总是要出去的，出去之后再也不回来了。”

秦铮死死地盯着她。

谢芳华神色不动。

片刻后，秦铮忽然气笑了：“好，就依你！敢跟爷讨价还价，你是第一个。”

谢芳华撇开脸，有些面皮早就扯开了，她也不怕他了。

“不过倒是蛮新鲜！”秦铮笑吟吟地坐在她旁边，对她道，“三日时间可以应你，但除夕那夜子时，你得出现在城门楼陪我看烟火。”

谢芳华嗤之以鼻，烟火有什么好看的？女人才爱看！他是女人吗？

“你若是不同意，爷就算绑也要将你绑住。就算你不听话跑了，天涯海角也要将你抓回来侍候我。你若不信这个邪，可以试试。”秦铮懒洋洋地看着她。

谢芳华倒了一杯热茶，正准备喝，回道：“好！”

秦铮一把夺过她手中的茶，对她道：“你身子如今不宜喝茶，喝白水吧！”

谢芳华竖眉。

“你不愿意喝白水，就喝红糖水、姜汤水、红枣水。”秦铮将茶放在自己嘴边喝了一口，霸道地说道。

谢芳华站起身，只能去倒白水喝。

秦铮眸中露出笑意，满意地喝着手里的茶水。

一夜无话。

第二日，秦铮早早起了，自己去后院的场地练剑。

谢芳华昨日喝了一日的药，发了汗，伤寒好了大半，脑袋不浑噩了，身子也轻便了不少，同样早早就醒了。但秦铮没喊她去练剑，她自己也知道爱护自己，没争着跟去，而是起了床，从柜子里拿出棉布和棉花缝制布包。

这种东西会伴随她几日，她想着，以后每个月都要多一件麻烦事儿了。

她缝完了几个布包，将针线放入柜子里，秦铮也练剑回来了。

秦铮的身后跟着一个小厮打扮的人，正是侍书小时候的玩伴林七。

谢芳华看到林七，眸光微微闪烁了一下，没出声。

秦铮进了屋，放下剑，对身后一指，跟谢芳华说道：“他叫林七，这几日代替听言在咱们的落梅居当值，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吩咐他去干。”

“听音姑娘，小人叫林七，您只管吩咐。”林七垂着头，恭谨地道。

谢芳华点点头。

“去大厨房端饭吧！”秦铮挥退林七。

林七应了一声，动作利索地小跑出了落梅居。

秦铮走到清水盆洗脸，之后换了一件锦袍，梳洗妥当之后，对谢芳华道：“我今日去一趟忠勇侯府，你身子不爽利，在屋子待着吧！”

谢芳华扬眉，去忠勇侯府做什么？

“娘亲给忠勇侯府准备的年礼，我给送过去。”秦铮解释。

谢芳华低下头，给忠勇侯府送年礼派个管家去就成了，需要他亲自去？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最好别又醉醺醺地回来。

秦铮看着她，忽然笑了：“你放心，我今日去，怕是喝不到酒，没准还被打出来。”

谢芳华白了他一眼，活该！

林七端着饭菜回了落梅居，将饭菜利索地摆上，悄悄退了下去。

秦铮和谢芳华一起用膳，没了听言在旁边絮叨，清静很多。

饭后，秦铮出了落梅居，去了英亲王妃处。

谢芳华拿了一本书，窝在美人靠上看书。

林七悄悄从门口探进头来，低低喊了一声：“听音姑娘！”

谢芳华抬眼看了他一眼，对他笑了笑：“进来吧！”

林七走进屋，来到谢芳华面前，搓了搓手，有些局促地看着她。

“你怎么会被秦铮派来了这里？”谢芳华看着他。林七有喜顺大管家这个干爹罩着，在英亲王府也算是个混得开的，各房各院都有些脸面，油水也不少捞。

林七垂下头，有些紧张地小声道：“小人也不知道原因，只是今日小人路过后院练武的场地，往里面看了一眼，铮二公子正巧从里面出来，看到我，便让我跟着来这里侍候了。”

“他没说什么？”谢芳华问。

林七摇摇头：“只说让我去大管家那里报备一下，借我用三日，这三日里顶替听言。”

谢芳华点点头，道：“听言被他罚了，面壁三日，也许逮住你，顶他用了。”

林七点点头，低声道：“昨日晚上侍书给我传消息，说让我逮住机会问问您，外面传的……”他顿了顿，见谢芳华脸色不变，低声又道：“您被铮二公子收房的事情可是真的？他家公子听到后险些将书房砸了。若是得了您确切的消息，我赶紧将话递过去。”

“你现在就给他传话回去，说没有，不过是英亲王妃误会了。”谢芳华揉揉额头道。

林七松了一口气：“那就好。我今日虽然不能出去，但是与我交好的一个大厨房采买今日出去，我赶紧去找他，让他帮着带句话去忠勇侯府。”

谢芳华点点头，对他摆摆手。

林七立即出了房间，跑出了落梅居。

谢芳华继续看手边的书，想着既然外面都传扬开了，那么言宸怕是也知道消息了。他会不会坐不住再次闯进这里？应该不会！言宸沉稳，善于分析，该不会相信才是。他比哥哥要了解自己。哥哥是关心则乱。

半个时辰后，林七回了落梅居，站在门口，低声道：“听音姑娘，消息传出去了。”

谢芳华嗯了一声：“辛苦了！”

林七脸一红，连忙摇头：“不辛苦，小人和侍书是光着屁股长大的情分，不过后来分开了。这点儿小事儿算不得什么。再有什么事儿，您只管找我就是。”

谢芳华点点头，问道：“秦铮呢？他出府了吗？”

“铮二公子刚出府，您放心，采买那人先走了一步，消息肯定比他早到忠勇侯府。”林七保证道。

谢芳华颌首：“那就好。”

林七见她没什么吩咐，退出了门外，拿起扫把打扫落梅居地面的落梅。

又过了半个时辰，院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不多时，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林七，听音姑娘在吗？”

“依梦姑娘？”林七往外瞅了一眼，点点头，“听音姑娘在。”

“劳烦你通禀一声，就说我来看望她。”依梦轻软地说道。

“这……”林七往屋里看了一眼，犹豫地道，“铮二公子吩咐了，闲杂人等，不得来落梅居叨扰听音姑娘。如今铮二公子不在，你还是改日再来吧！”

依梦闻言顿时笑了：“我是闲杂人等吗？”顿了顿，她又笑道：“就算对于落梅居来说，我是闲杂人等，但是铮二公子如今不是不在吗？听音姑娘若是愿意见我呢？就不算是我打扰了。”

林七一呆。

“你不去问问，怎么知道听音姑娘不见我？还不快去！”依梦催促他。

林七想了片刻，点点头，转身往屋门口询问。

谢芳华自然听到了门口的动静，放下书卷，抬头看向落梅居门口。

只见一个苗条的女子站在门口，只她一个人，身穿翡翠色的烟织罗裙，容貌秀美，冷风吹过，松散的云髻和罗衫扬起，显得飘飘缈缈。真应了她的名字，如梦如幻。

依梦她知道，是秦浩近身侍候的婢女，也是通房丫鬟。

据说在秦浩的跟前极其受宠，将来秦浩大婚之后抬她做宠妾姨娘，也是可能的。

她今日来做什么？还是趁着秦铮不在的情况下。

当然，如果秦铮在的话，是一定不会让她进门的，没准会将她扔出去。

可是，正如她说，秦铮不是不在吗？那么她自然可以见见的，如今秦浩有野心，秦铮也不是吃素的，二人的争斗将来势必引发到朝堂。这个依梦既然是秦浩身边的人，她见见她，也能看清几分她的作用。

“听音姑娘，依梦姑娘来看望您，您见吗？”林七在门口低声问。

谢芳华没说话。

“您如今病着，若是不想见任何人的话，小人就将她拒了。”林七这句话是说给门口的依梦听，他自然不想谢芳华见依梦，这府中谁人不知道铮二公子和大公子不对付。若是出点儿什么事情的话，铮二公子一准拿他是问。

“将依梦姑娘请到隔壁西厢房的画堂，我就来。”谢芳华对外面低声道。

林七出乎意料地愣了一下，只能按照吩咐，去门口请依梦。

依梦听说谢芳华要见她，温软地笑了笑，随着林七进了落梅居。

她第一次来到落梅居，眼神轻巧地将落梅居扫了一圈，从梅花的枝干上，落到梅花的枝头，须臾，收回视线，向正屋看了一眼，抿了抿唇。

“依梦姑娘，这边请！”林七带着人走向西厢房画堂。

依梦脚步顿了一下，从正屋收回视线，点点头，随着林七身后走。

来到西厢房画堂，林七请依梦入座，自己退出了门外。

依梦将手里拿的锦盒放在了桌案上，缓缓落座，等候着谢芳华。

谢芳华故意让她等了一会儿，才披了一件披风出了房间，提一壶茶来到了西厢房。

林七给她打起帘幕，她缓步迈进门槛。

依梦见她来到，目光第一时间落在她身上，入眼处，她看到的女子脸色微微苍白，身子纤细，姿态弱不禁风，白狐披风披在她身上，还显得有一种沉重之感。头上上等的珠钗翡翠珍奇华贵，连刘侧妃的头面首饰在她的面前都落了下乘，里衣华美，绫罗层叠，华光点点，更是上等的锦缎，英亲王妃身上所穿也莫过如此。她一时愣住。

同样是贴身婢女，她身上的穿戴比她差得远了。

她这是在听闻铮二公子收了一个婢女之后，第一次见到她，容貌寻常，却是一身穿戴任何人见了她都惊艳。

她自诩娇花照水，弱柳扶风，可是面前的人比她更甚。

她自诩秦浩对她不错，不用她要，有什么好东西都给她一份，可面前人的东西更是好。

她自诩侍候在秦浩身边，从秦浩十六岁就跟着他，如今已然三年，她自认为是福

气，可是如今才知道什么叫作真正的福气。

这一刻，她忽然能体会到秦浩背地里的不甘心来。同样是出身英亲王府，他还是大公子，却是处处待遇比秦铮差了一筹。

差的这一筹，不仅仅是嫡出的身份，还有身份背后所带来的一切。

铮二公子连一个婢女都给她如此的恩宠，证明他能给！而大公子秦浩哪怕是想给她，也给不了，不能给！

如何能甘心？

自然是不甘心的！

谢芳华见她发愣，笑了笑，提着茶壶来到桌前坐下，给她斟了一杯茶水，放在面前。

依梦回过神来，神色复杂地看着谢芳华。

谢芳华视若不见，刚刚那一瞬间，她的想法她自然已经摸到了七八分。人与人，就怕比。一山还比一山高。有些人懂，所以不比，安然度日，有些人不懂，所以自寻烦恼。

秦浩怕就是那个不懂的人。

而秦浩的贴身婢女，恐怕也是那个不懂的人。

“听音姑娘能侍候在二公子身边，好福气呢！”半晌后，依梦收起了神色，笑着道。

谢芳华不置可否，示意她喝茶。

“险些忘记你有哑症，不会说话了。”依梦端起茶盏，品了一口茶，软声道，“二公子虽然不是高雅的人儿，但是论起享受来，却是比任何人都都会享受，从不亏待自己。这一点大公子就比不了，我们院子就吃不到这样的好茶。”

谢芳华笑笑，自然不说话。

“不只外面的人将你传成了天仙似的人儿，咱们府的人也将你传成了天仙似的人儿。我一早就听大公子说起过你，就想过来见见，可是二公子的落梅居不是轻易就能来的，怕惹恼了二公子。昨日听说你病了，今日二公子又出了府，我左想右想，才来见见妹妹。”

谢芳华看了她一眼，这么一会儿，她就成了她的妹妹了？

“同为婢女，今日一见，才知妹妹比我有福气。”依梦笑着道，“大公子如今定下了婚事儿，过了纳彩之礼，听刘侧妃的意思，最慢明年五月，大少奶奶就要过门。大少奶奶是左相府的小姐，与妹妹你打过照面，想必比我清楚她，是个不好相与的。届时，我还不知道会怎么被大少奶奶处置。”

谢芳华用杯盖轻轻拨弄着茶叶，碧绿色的茶水划出一道道圆圈。贵裔府邸宅院里面的事儿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对于公子爷们的通房丫鬟，向来有几种处置

手段。

得公子宠爱的，公子大婚后，妻子不善妒的情况下，为了讨好相公，立出个贤惠的名声，都会亲自提起这个事儿，报备了婆婆，给抬举身份做妾。

不得公子宠爱的，公子大婚后，妻子不善妒，要么抬姨娘，要么还做通房婢女。

两者都不得的，妻子又善妒的，找个理由，不是打死了，就是发卖了，或者赶出府去。

高门府邸的宅院里，这等事情，要看通房的丫鬟自己本身有没有手段了。没有手段的，都简单，闹不出什么名堂来，但是有手段的，就不好说了，自认为能耐的，不需要讨好主母，只讨好男主人，和主母对着干也不新鲜。有的人则讨好主母，能分到一杯羹。

“三年来，若说大公子对我是好的，我也想一辈子侍候他，可是到底到时候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命能继续服侍。”依梦有些伤感地道，“我自从三年前侍寝后，日夜提心过着日子，耐不住公子爷总要长大，婚事儿总要定，大少奶奶总要进门，这就是我们做婢女的命。”

谢芳华笑笑，掐了她一个尾音，从妹妹改成我们了，这是在说她和她其实一样吗？总有同病相怜的一日吗？若她真是听音的话，说得倒也不是不对。

“二公子过了年就十七了，也不小了。我听说宫宴的时候皇上有意给二公子择看婚事儿。不知道哪家的小姐有福气嫁给二公子。”依梦打量谢芳华的脸色，见她神色不变，气韵淡然，她移开视线，微微一笑，“不过妹妹初承雨露，来二公子身边时日还短，二公子性情怪异，对你又极好，想必就算定了婚事儿，二少奶奶嫁进府来，你也依旧如是，和我总归有不同。放眼京城，再没有一个人比卢小姐更尖刻了。”

谢芳华体味她话音里几分意思，笑意不收。

“瞧我，第一次见面，便与妹妹说这些不愉快的话，惹得妹妹病情严重，就是罪过了。”依梦打住话，将带来的锦盒推给谢芳华，“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是大公子特意从江南工匠艺人的手里寻来的连环扣。给我解闷用的，一共两对，我拿来一对送给妹妹。你这落梅居比我住的院子里清静得多，二公子不在的时候，该是比我更闷，玩玩能打发些时间。”

谢芳华看向锦盒。

依梦立即将盒盖打开，只见一对通体碧玉的连环呈现在眼前，连环钩扣，拴在一起。碧玉的材质通透，价值不菲。

谢芳华看着碧玉连环，想起了那日秦浩要赏赐给她的玉佩。同样是玉，秦浩想要收买她的心还不死吗？或者还是对她另有打算？她笑着摇摇头，将锦盒盖上，推了回去。

依梦面色一变：“妹妹不喜欢？”

谢芳华取过一旁的纸笔，写了一行字，递给依梦看。

“原来是二公子不让你要别人的东西！”依梦顿时笑了，“你可真听二公子的话，大公子是二公子的哥哥，不是别人。再说，这东西是大公子送给我的，就是我的了。我第一次见妹妹，没别的东西，觉得这个东西不俗，还有些用处，便拿来了。你可别嫌弃，虽然大公子给了我，这一对我可是连半个手指头还没动过呢。”

谢芳华依然摇摇头，神色淡淡。

“以后这英亲王府偌大的府邸里，和我们一样的人能有几个？怕也就是你我而已。等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一进门，我们就都艰难了。姐姐没别的意思，你别多心，不过是求个以后相互照拂罢了。你若是不收，就是不给我面子。”依梦看着谢芳华。

谢芳华站起身，将锦盒拿起来，塞回她手里，抬脚出了画堂。

依梦没料到她这么坚决地不要，而且还丢开她自己走了出去，一时愣在那里。

谢芳华出了画堂，对站在外面的林七使了个眼色，转身向正屋走去。

林七立即意会，来到西厢房门口，挑开帘幕送客，低声道：“依梦姑娘，听音姑娘说你的心意她领了，但东西是真不能收。你来看她，她是高兴的，但是二公子的规矩不能破，否则二公子知道了，她不能再在这里立足的话，你的东西不是对她好，而是害了她。”

依梦闻言有些难看的脸色顿时稍霁，露出笑意，抱了锦盒在怀里，抬脚走出画堂，见谢芳华正走进里屋，帘幕随着她进屋的动作晃动脆响，她低声道：“是我考虑不周了。谢谢听音妹妹招待茶水，以后但求帮忙处，去云水阁给我送个信儿，能帮的一定帮。”

谢芳华自然不言声。

依梦带着锦盒出了落梅居。

谢芳华回到中屋，重新拿起书卷看。这个依梦能被秦浩喜欢，放在身边三年，必有她的特别，他日卢雪莹进了门，未必没她的立足之地。

晌午时分，秦铮回到了落梅居。

谢芳华见他气色极好，衣袂无恙，想必走忠勇侯府这一遭不辛苦，哥哥没为难他。不过想想哥哥既然已经知道她没事儿，想当然也不会为难他了。毕竟他是秦铮，英亲王妃的宝贝儿子，在南秦京城横着走的人物，又是去送年礼上门，不可能将他如何。

“云水阁那边的女人来了这里？”秦铮进屋后看了谢芳华一眼，对她挑眉。

谢芳华点点头。

“你见了她？”秦铮又问。

谢芳华再度点点头。

秦铮嗤了一声，不屑地道：“你见她做什么？也不怕污了自己。”

谢芳华不理睬他，若是污的话，她这个听音的身份待在他这里这么长时间早就被污了，还轮不到别人。

秦铮看着她，忽然笑了，一撩衣摆，坐在了椅子上，对她问：“给你送了什么？”

“碧玉连环！”谢芳华实话实说。

“连环？联手？他想得可真是美！手伸得也够长！”秦铮嗤之以鼻。

谢芳华瞥了他一眼，他的手伸得就不长了？不长的话将手都伸到人家婚事上面了？

秦铮身子靠在椅背上，似乎没看到谢芳华的眼神，对她漫不经心地说话：“今日我去忠勇侯府，正赶上谢氏几房的夫人去给老侯爷送年礼。”

谢芳华不以为意。谢府族人向来一边暗中想将她哥哥拉下马迫害了，一边讨好着她爷爷，还有几日过年，这时日去送年礼也不稀奇。

“谢氏一族成年的女儿据说不少，今年的宫宴想必很热闹。”秦铮又道。

谢芳华心思一动，看着秦铮。

秦铮看着她：“我今日和忠勇侯做了一笔交易，你想不想听听？”